江河水急谁先知

风雨中他们总会出现在江河边，他们的名字叫“水文站职工”

本报记者 周月光

住在深山，守着江河，与风雨相伴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监测水流变化，在我省的不少偏远角落里，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的工作是把当地江河的水情及时地发出来，守护数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
近日，记者便在白沙黎族自治县西南群山中，见到了他们中的一员——省水文勘测局福才水文站职工钱成。

风雨守江边

“噼里啪啦……”8月23日中午，福才水文站外，暴雨骤降。在屋中与记者聊天的钱成立即冲出屋，顶着风雨往南渡江边赶。

“别人风雨中往屋里躲，做我们这行的恰恰相反，风越大雨越大，越要往外冲。风雨到来，我们必须守在江头河边。”冲进江边水文缆道小屋，把鱼形流速仪缓缓放到河面上后，钱成说，这里是南渡江上第一个水文站，水流变化关系到下游数百万人的安全，一刻都不能放松，一点也不能马虎。

钱成工作的水文站，位于白沙元门乡福才村的边缘，邻南渡江，距离南渡江源头约30公里，距离松涛水库入水口约20公里。水文站始建于1943年，是海南老水文站之一。

南渡江上游集水面积达500多平方公里，每到暴雨季节，极易暴发山洪，江水流量变化非常快。历史监测资料显示，这里的水位涨落幅度曾经在24小时之内达到9米。水位变化这么快这么大，想着都很吓人，但钱成说起来，一脸平静，“水位一天之内变化9米我没见过，但几小时内河水暴涨暴落三四米，我每个月都能看到几次。”因为水位变化大，风雨来时她必须守在江边，不间断地把监测到的水情发出去。

发布水情，关键是要监测到洪峰的完整信息，如水位什么时间开始上涨，最高峰什么时候来到，水位有多高，流量有多大，什么时候开始回落，回落速度是多少等。只有把完整的洪峰信息发布出来，才能为下游防洪救灾提供准确的情报。而要监测完整的洪峰，必须在风雨中守在岸边。天气预报一旦说夜里有大雨，钱成就不能睡觉，她常常于半夜三更，在风雨交加的时候，打着手电筒守在岸边。

“一个女同志这样做，怕不怕？”

“刚开始很怕，看到洪水呼呼地往上涨，特别是听到山里不知名动物的怪叫，或者不知从哪儿窜出一只鸟从头顶掠过，头皮都发麻。”钱成说，“怕没有用，风雨就是命令！还好，时间久了就习惯了。”

十六年如一日

福才水文站是海南水文系统公认的最偏远的水文站。从白沙县城出发，开车还要走30多分钟的山路。

“虽然很偏远，但我已经不觉得了，因为我在这里已经坚守16年，几乎很少离开，习惯了这里的一切。”钱成说，1996年元旦起，她就在这里工作。之所以把这个日期记得这么清楚，因为这是她走上社会的第一份工作，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份工作。

她说，她爱这份工作！

钱成的父亲是位老水文人，曾在定安、东方、琼中等地的水文站工作过，福才水文站是他工作的最后一站。“父亲调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，很小的时候就熟悉了水文工作，并很快成为父亲的小帮手。”钱成有些自豪：“1996年，父亲退休后，我就接下了父亲的工作。父亲一辈子东奔西走、兢兢业业做水文工作，成为我学习的榜样。他告诉我，干一行爱一行，什么事情都能做好。”

“水文监测工作很繁琐，水位、流量、流速、蒸发、水质、降雨、水温等指标，每天要监测两次，上午8时一次，晚上8时一次，一天都不能断，因为水文资料必须保持连续性。”钱成说，在台风季节，有些指标一天要监测几十次。去年国庆节前后，两个台风、一个热带风暴袭击海南，她连续工作了5天时间，累了只敢打个盹。

水文工作辛苦，工作地点也十分偏远，年轻人一般不愿意做。在钱成父亲工作的时候，福才水文站有5名职工分工负责不同的工作。而现在工作一样，站里却只有两个人：钱成和一名临聘人员。几年前，曾经有个大学生被分配到这里，但没过多久就调走了。

“水文监测工作一个人是做不过来的。根据省里规定，站里必须每隔10天收集一次水样，每次都要及时送到海口进行检测，以监测南渡江源头的水质环境变化。”钱成说，为完成工作，单位从附近请了名村民协助她，但主要工作还得靠她自己，因为水文监测需要专业知识。

由于工作忙，钱成很少出山。除非有什么事一定要出去一趟，她提前看好天气预报，确认几天内没有大的风雨才敢动身，“海口去得少，记不起最近一次去是哪一年了”。

水文站就是家

福才水文站建有两排平房，一排是1970年代建的，早已成为危房，屋内能够看到漏水留下的印迹；一排是近几年建的，其中有一间就是钱成的家。钱成说，其实那并不是她的家，因为那房子不属于她，不过，她早就以站为家了。

当听记者说要参观她的“家”时，钱成有点不好意思，说是太简陋了。

走进钱成的“家”，里面确实简陋。一张床、几张凳子、几个碗、一口锅等，面积不到30平方米，厨房与卫生间也在里面，中间用一面薄墙隔开。记者注意到，屋里摆着的一部电视还是14英寸的，那种传统的方块状的小电视。钱成说，山里信号不好，收不到几个台，电视开得很少，一个月也看不上几次。

钱成在监测水情。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摄

“这排房没建之前，就住在那排危房里，条件比这个还差，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。”钱成说，现在条件算是不错了，至少房子不漏水了。

福才水文站没有多余的土地，不能种庄稼和蔬菜，生活用品需要到镇上去买。“以前，从站里到镇上，都是土路，一到下雨天，都是泥巴和积水。一不小心就摔一身泥，下雨天她都不敢去镇上。”钱成说，前两年，修了水泥路，现在可以骑摩托车去镇上了。

钱成结过婚，但现在离了。

“常年在深山守着江水，一年也回不了家几次，家庭自然没办法照顾好。”钱成说，现在她带着孩子一起过日子，不过，孩子没有与她住在一起，因为山里生活艰苦，也不能给孩子好的教育，她只好把孩子寄养在亲戚家，尽可能抽几天时间陪陪孩子。

记者问钱成有什么愿望。她说，因为离村庄远，水文站一直没接上自来水，喝水要到附近的村庄去挑，要是有可能，希望以后不要再挑水喝。（本报牙叉8月29日电）

向激流中铭刻的责任致敬

正 言

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工作的地方，往往位置偏远、交通不便、地势复杂、山洪凶猛。

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生活的地方，往往远离繁华、人口稀少、缺医少药、经济落后。

而且，他们的工作，其实很枯燥，风雨无阻的数据测量，一次也不能少；他们的生活，实际也单调，远离家人的常年驻守，让爱也感孤独。

但是，正是这群人的扎根基层，平凡之中自作乐，吃得苦，熬得住，让我们这些享受着丰富多彩的城镇生活的人们，幸福着彼此的幸福；正是这群人的爱岗敬业，关键时刻能顶上，测得准、报得出，让我们这些打造着悠闲舒畅的田园风光的人们，收获着各自的收获。

只因为，那一串串来自一线的数据，已经凝聚成集体的智慧，为洪峰调控提供了决策的底气；那一个个忙碌奔波的身影，已经彰显出集体的力量，筑起铜墙铁壁锁江龙。

这种智慧，讲述着一个个荡气回肠的故事，与九曲河道一起，激荡在人们心中，不寻常！这种力量，见证着一个个激动人心的画面，与千钧责任一道，萦绕在人们脑海，不一般！故事里，有他们顶风冒雨到河面抢测流速、洪峰，随时可能被卷入急流中的情节；画面中，有他们在被戏称为“小西伯利亚”的地方默默奉献、认真履职的忠诚。

请向这群人问个好吧，当你游山玩水、野外宿营遇到他们的时候；请向这群人致个敬吧，当你读书看报，读到相关文字的时候。虽然，他们都是一些“小人物”，他们都是普通的水文站职工，但激流铭刻了他们的责任，时光灿烂着他们的光荣。

椰岛早茶

药店竟然卖假药

9名涉案者在定安被批捕

本报定城8月29日电 （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温安娜）记者今天从定安县检察院获悉，陈某等9名涉嫌销售假药案的犯罪嫌疑人近日被该院批准逮捕。

日前，定安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定安警方联合调查一种名为“甲茸通痹康”的假药在该县的销售情况，对全县多家药店进行摸底调查，查处23宗销售假药案，涉案人员达25人，当场查扣假药“甲茸通痹康”149瓶。有9名犯罪嫌疑人被移交定安检察院。其中，犯罪嫌疑人陈某、王某等人在定安县经营的多家药店涉嫌销售此假药。

吸毒男子三亚演闹剧

本报讯 （记者王红卫 特约记者张运煦 通讯员薛为胜）8月26日，三亚一男子因吸食毒品过量出现幻觉，在该市步行街前门附近赤身裸奔，上演了一出闹剧。

新风派出所民警执勤巡逻至此时立即将其控制住并劝散围观群众，将该男子带回派出所。等该男子清醒之后，民警对其尿液进行了检测，证实该男子吸毒过量。

经审讯得知，该男子陈某，25岁，三亚市人，曾因吸毒被送强制隔离戒毒两次。目前，陈某被警方再次依法强制隔离戒毒。

儋州破获非法引产案

本报讯 （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王统）记者从省人口与计生委获悉，儋州市打击“两非”（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、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）联合执法组日前破获一起非法引产案件，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。

8月16日上午，儋州市打击“两非”联合执法组接到群众举报，称有一名吴姓医生将在那大镇某宾馆为一名孕妇实施引产手术。执法人员立即展开调查，于当晚10时30分许在宾馆内控制住犯罪嫌疑人吴某、唐某，现场查获一批引产器械和药物，并及时通知市120急救中心将已被引产的孕妇送往儋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治疗。

据查，犯罪嫌疑人吴某，女，49岁，曾为新州镇卫生院妇产科医生，10多年来一直在新州镇、白马井镇自己家中及那大镇、白马井镇的宾馆非法为孕妇进行人工引产，其行为隐蔽，虽被群众多次举报，都一直没有被抓获。

目前，犯罪嫌疑人吴某已被刑事拘留，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。

海口清理“牛皮癣”

8月27日上午，海口金盘，工作人员在用高压水枪清理小广告。

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承贤 摄